



芷 辛◎著

那种不追求结果的恋爱男女，他们的嘴唇从未碰在一起，思想是云雾朦胧的一片，这种爱情不过是臆觉……

# 昏迷不醒

 朝華出版社



# 婚迷不醒



芷 辛◎著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昏迷不醒 / 芷辛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2008.3

ISBN 978-7-5054-1698-7

I. 婚… II. 芷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7341 号

## 昏迷不醒

作 者 芷 辛

策划编辑 张 冉

责任编辑 马 艳

特约编辑 崔 西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沐 雪

版式设计 郭 艳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

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68433188(总编室)
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网 址 [www.mgpublishers.com](http://www.mgpublishers.com)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 260 千字

印 张 16
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1698-7

定 价 23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PART1 ▶▶ 001 . 婚礼是一场行为艺术

PART2 ▶▶ 010 . 爱情是一件奢侈上品

PART3 ▶▶ 022 . 恋人是一把细软黄沙

PART4 ▶▶ 037 . 离别是一个崭新开始

PART5 ▶▶ 053 . 失业是一种高调资格

PART6 ▶▶ 068 . 缘分是一门未知学科

PART7 ▶▶ 082 . 婚姻是一部经典大片

PART8 ▶▶ 096 . 朋友是一个泛滥词汇

PART9 ▶▶ 111 . 暧昧是一种慢性毒药



PART10 ▶▶ 126 . 出走是一种合理逃避

PART11 ▶▶ 140 . 理想是一个脆弱的碗

PART12 ▶▶ 155 . 出轨是一种心理疾病

PART13 ▶▶ 172 . 未来是一幅魔法拼图

PART14 ▶▶ 186 . 相爱是一条软牛皮筋

PART15 ▶▶ 202 . 创业是一条不归之路

PART16 ▶▶ 216 . 旧爱是一张注销支票

PART17 ▶▶ 231 . 明天是一道诱惑的光



我孤独得像一只丧偶的鸳鸯。

1

“看着我，”方沐优说，“你挺想哭的吧？”

“沐优，你其实没有传说中那么冰雪聪明。”康乔端着酒杯，似笑非笑。

方沐优有些咄咄逼人：“难得你还有雅兴来参加婚礼，换了我，早就找间黑屋子，躲起来与世隔绝了。”

康乔摇头：“无非是女朋友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。他们大大方方给我派了喜帖，我自然大大方方地来。你看，我今天还特意打扮了一番，这条领带好看吧？”

“我无语，”方沐优转身走开，“懒得与你理论，累。我去抢捧花了！”

她迈开腿，一路小跑起来，暗红色棉布长裙下面穿着细高跟鞋，她倒也不怕摔倒。抢捧花的一堆女人形态各异，看去都还养眼，并不是嫁不出去，可一个个心急火燎，盯着新娘手里的捧花，仿佛花里便藏着个如意郎君。

新娘叫常夕，三个月前，她曾是康乔的女朋友。当然，三个月，总共有九十天那么长，发生些变故还属正常。

这时，婚礼摄像师跑来找康乔：“哥们儿，我看你闲着没啥事，搭把手，给我打个灯！快点啊，发什么呆呀！”

无奈，康乔只好跟随摄像师来到抢捧花的地方。常夕看到他，先是一愣，随后一扭头，下巴仰得比天还高，叫嚣着：“姐妹们，一定接住这花啊！谁接住，谁就能跟我一



样幸福，能找到好老公！”康乔倒还有职业道德，此时他便只是个灯光师，负责将这场面照亮就成。万没想到，新郎刘之双将康乔手里的灯夺了过来：“我来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康乔原本想说点什么，可说什么都显得多余，故作轻松地耸了耸肩膀，站到一旁看热闹去了。

这场面，新郎打灯光，新娘在抛花，一群女人在唧唧喳喳。

“一、二、三……抛啦！”常夕背对着众人，将捧花狠狠一抛。方沐优早就虎视眈眈了，双脚蹬地，竟然像个跳高运动员一样跃了起来，再将长手直逼捧花……角度没控制好，捧花反被她推了出来，先是砸到一棵树上，再从树上掉下来，稳稳当当落到了康乔手里。

康乔拿着捧花，一脸无辜。常夕扭头看到这场面，居然红了脸。所幸胭脂本来就是红的，没露出破绽来。刘之双将那大灯往草地上一扔，高声说道：“重新扔一次，扔到男生可不算数。”他还不放心似的补充了一句，“康乔，这一次，请你离远点，拜托拜托！”

方沐优叫道：“怎么能不算数呢？兴你们结婚，就不许人家康乔接捧花啊！刚才常夕说了，谁抢到捧花谁就能得到幸福。你们幸福了，就不许康乔幸福啊！这可真不厚道呢！”

“沐优，你捣什么乱嘛！”常夕急得直跺脚。

康乔走过来，将捧花放到方沐优手里：“只怨刚才风太大，把这花刮到我手中了。你看，这花本该是你的，幸福也是你的。沐优，不要生气，好吗？”

方沐优看着神情有些颓然的康乔，鼻子一酸，差点就要哭了。

说来也奇怪，突如其来地下起一场雨。户外婚礼最忌讳天气骤变，新人和宾客都乱哄哄吵了起来。方沐优拉起康乔的手，快步跑去，她觉得这场雨来得很及时，她正好可以带着康乔逃离。

她比谁都懂，西装革履来参加婚礼的康乔，他的心里破败得像个一无所有的乞丐。

新娘常夕看着这对快速逃离的宾客，低声说了句：“真没劲！”

## 2

方沐优红着眼睛，坐在康乔的车里，拿着纸巾擦拭那来之不易的捧花。康



乔摇着头：“至于吗？就这么一束破花！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好像还哭了嘛！哭什么呢？似乎该哭的人是我吧。”

“其实，我是为了你哭，替你抱屈。本来，今天常夕的新郎应当是你。”

“沐优啊，我从来没想到结婚这件事，它离我太遥远了。比如刚才，我看到穿着燕尾服、梳着大背头的刘之双，特别想笑。我不是嫉妒他，厌恶他，我觉得他就像个木偶人，被大家作弄来作弄去。结婚原本是两个人的事，可惜，旁人都觉得这对新人的婚事需要他们的操心，一来二去，搞得乱哄哄。”

“你的想法我不认同，反正呀，我挺眼红的——常夕嫁人了。我和她是好姐妹，交情归交情，时常也在相互攀比。比相貌、比身材、比学业、比事业……可是，现在我完全输给她了——因为她结婚了。对一个女人来说，婚姻比相貌、身材、学业、事业更重要，婚姻是一辈子的经营呢！”

“好吧，希望你早日找到如意郎君。沐优，我们以后不提常夕和刘之双了，行吗？”康乔把车停靠在路边，转过头看着后座上的方沐优，“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？要是有时间的话，我带你去开开眼。”

“开眼？”

“是的，我带你去看行为艺术。”

张艺宝的行为艺术展在一个废弃仓库里举行。方沐优还没来得及开眼，就被仓库大铁门上的钢丝钩开了裙角。她正懊恼，康乔说：“这样挺好的，多有后现代感。你又不是参加婚礼，是来看行为艺术展，没那么多瞎讲究。”

仓库很大，是张艺宝央求父母买下来送给他的。自然，它的功用早已不是仓库了。张艺宝把这里改造成了Loft风格的独特空间，从中分隔出居住、工作、社交、娱乐、收藏等各种空间，在面积超大的厂房里，他创造着异于常人的生活方式——创作行为艺术，淋漓酣畅，快意人生。他给这间仓库起了个名字——独1980。

独立。独霸。独裁。独创。独特。

独辟蹊径。独具慧眼。

当然，还有孤独。

此时，仓库里坐满了打扮各异的年轻人，椅子和沙发早就被抢占一空了，有人便席地而坐，却也惬意。一个露着肚脐，鼻子上贴满亮片的女孩拍拍方沐优的





肩膀：“你这裙子真好看，哪买的？瞧瞧，裙角那道口子，真是浑然天成！”

方沐优瞪大眼睛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“亏你还经常自诩为时尚潮人呢，原来你也有怯场的时候，哈哈！”康乔忍不住笑道。

“我叫 1989，你们可以叫我小九。”亮片女孩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，热情地说着。

方沐优问道：“1989 是你的网名？”

“确切地说，1989 是我的代号，也可以称 ID。我生于 1989 年，抓住了 80 后的小尾巴，真是尴尬又为难啊。我现在也搞不懂，我到底是 80 后还是 90 后。做人难，做 80 后更难。我看到你们这些 80 后，我就觉得同情……”

“小九，你难道不是 80 后？”康乔拿了包烟出来，抽一根点上。

小九顺手将康乔手里那包烟拿了过来，抽了一根给自己，请求康乔帮忙点上。她吐着烟圈：“我看你们挺和善，像是好人，好吧，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。一般情况下，在 80 后面前，我说自己是 90 后，显年轻嘛；在 90 后面前呢，我就说自己是 80 后，显成熟嘛。”

方沐优疑惑地问道：“要是 80 后和 90 后同时在你面前，你怎么说呢？”

“真要这样，我就不说话了，反正他们的话比我多。”随后，小九噓声说着，“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我懒得和你们扯了，张老师要出来啦！”

### 3

张艺宝是从楼梯上走下来的，他的身后跟着一排神色严肃的男人。那些男人，统一穿着怪异的服装。左边看去，他们穿的是男装；右边看去，他们穿的是女装。张艺宝则披着一块暗红色棉布，头发乱糟糟竖在脑袋上，还打着赤脚。掌声呼啦啦响起一大片，张艺宝伸手示意大家安静。他们全部走到观众中间的小舞台上，张艺宝拿起画笔，在画板上折腾起来。三分钟后，一只活灵活现的鸳鸯跃然而出，掌声再次响起。那排表情严肃的男人齐声叫着：“鸳鸯啊，谁让你如此孤独？”张艺宝扯开身上的棉布，方沐优本能地闭上眼睛。

“哎呀，张老师又没露点，你害什么羞呀？”小九捂着嘴笑道。

方沐优尴尬地睁开眼，幸好幸好，张艺宝里面还裹了块白棉布。只见张艺宝



将画好的鸳鸯撕成两半，高声朗诵着：“飞飞兮海滨，去去兮迎春。炎皇之季女，织素之佳人，未若宋王之王小史，含情而死。忆少妇之生离，恨新婚之无子；既交颈于千年，亦相随于万里。山鸡映水那自得，孤鸾照镜不成双。天下真成长合会，无胜比翼两鸳鸯。观其弄吭浮沉，轻躯潏潏。拂荇戏而波散，排荷翻而水落。特讶鸳鸯鸟，长情真可念。许处胜人多，何时肯相厌？闻道鸳鸯一鸟名，教人如有逐春情。见临邛卓家女，只为琴中作许声。”

张艺宝半闭着眼睛，抑扬顿挫地念着，时不时伸出双手，做拥抱状。这次的掌声比前几次更热烈些，小九几乎感动地哭了，连康乔都神色黯然地低着头，一副满怀心事的样子。方沐优拉拉康乔的衣服：“喂，不要紧吧，怎么了？”

“这诗，念得挺好的。”他轻声说着，继续低下头去。

“想起那只本该属于你的鸳鸯了吧，唉，伤感一下也好，没必要死扛着。”

边上的观众渐渐散去，张艺宝把头发也梳正常了，换了T恤和牛仔裤，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。这时，仓库里只剩下四个人——康乔、方沐优、张艺宝和小九。

张艺宝一把抓起康乔：“你可是有阵子没光临寒舍了。”

但是很快，张艺宝就松开了康乔，把目光转移到了方沐优身上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“方沐优，我的朋友。”康乔说道。

“朋友？”

“朋友。”

张艺宝捡起刚才表演时扔的暗红色棉布，找出一把剪刀，迅速将布剪成某种形状。接着，他将剪好的布递给方沐优：“这个送你，初次见面，备感荣幸！”

“啊……”方沐优摊开布块，张艺宝剪出来的竟然是方沐优的身形。一个高挑的女孩，髻发垂肩，婀娜多姿。只可惜，光有身形，却无脸孔。

“喜欢吗？”张艺宝眼神温和，细腻的皮肤散发着特殊的类似檀木的香味。

“张老师，我崇拜你都一个多月了，你什么东西也没送过我呢！你才和这个姐姐认识几分钟，你就送她这么好看的礼物……我嫉妒！”小九在一边直跳脚。

张艺宝敷衍着：“下次送你，行了吗？”

康乔看了看表，说道：“都饿了吧，我们去吃饭。”

小九将鼻子上的亮片都剥了下来，扔到地上：“吃牛排，我要吃牛排。”

方沐优把张艺宝的礼物塞到随身的大挎包里，点着头：“牛排就牛排吧，我现



在连一头牛都吃得下去。今天可真够累的，那边参加完婚礼，这边又来个行为艺术，不过刺激极了！”

张艺宝理了理头发：“那么，是康乔做东吗？若是康乔做东，我便去；若要我做东，我就不去了。”

#### 4

几个人挤进康乔的车里，张艺宝想当司机，抢了康乔的驾驶座。

康乔问道：“张艺宝，你的跑车呢？你不是有辆新跑车吗？”

小九马上说：“如果不是很有必要，张老师是不会开跑车出门的，他不愿意太张扬……”

康乔说：“最近油价是见涨，可你买了车不开，这也太……”

小九又说：“其实是被师母开走了……”

“哎呀，小九，人家是跟我说话，你插什么嘴……”

康乔轻声对方沐优说：“张艺宝最怕美女知道他有老婆了，瞧那德行，没准儿这艺术家看上你了。”

方沐优操起皮包，猛砸在康乔头上：“你这嘴，早晚要叫人给撕了。”

吃过晚饭，张艺宝提议去喝茶，他做东。自助式茶楼，五十块一位。四个人挑了一堆东西来吃，小九抢先占了个靠落地窗的位置，颇有胜利感地昂着脑袋，还冲着张艺宝甜甜一笑。张艺宝有种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，不自然地用傻笑来回报这个女生超乎寻常的热情。

他并不了解小九，从来不问她从哪里来，她是干什么的。但连续四周，小九每天不间断来找自己，一口一个“张老师”，亲切得像认识了几十年。刚开始张艺宝并不怎么理会她，但是时间一长，再端着架子也不好意思了，他就开始和她对话。可见，他们谈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东西，不然，张艺宝不可能连小九的本名也不知道。可小九总归是个不讨人厌的女生，时下流行的单眼皮和瘦身板，她全都有——据说，这是一种国际化的审美标准。

更神奇的是，小九的来访居然没惹麦麦生气。麦麦就是小九口中的“师母”，在张艺宝看来，麦麦哪里像个“师母”，她完全是只“老虎”。这只老虎并不住在“独1980”，她有自己房子，曾经，那房子是他们的婚房。麦麦也只是偶尔来一下“独



1980”，目的是检查老公的行为是否检点。面对着小九，麦麦表现出了惊人的宽容。

有一次她对小九说：“你这样一天来一趟多累，索性我给你买张床，你住在‘独 1980’，也好照顾一下你的张老师。”张艺宝甚至有了种错觉，也许哪天麦麦一高兴，就会答应和自己离婚了——他等离婚，已经等了 N 年了。

康乔打断了张艺宝的思路：“哎，刚才那场行为艺术，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孤单、孤独、孤立无助。康乔，每当我一个人在‘独 1980’的时候，就会有那样的感觉。开阔的空间里，只有我的存在。尽管一敞开门，便能接触到外面的世界，但我已经不再习惯那些热闹。我孤独得像一只丧偶的鸳鸯……”张艺宝压低声音，故意要营造出艺术氛围来。

方沐优抿着嘴笑：“丧偶的鸳鸯？亏你想得出，你们搞艺术的都那么玄乎。”

张艺宝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康乔：“今天是常夕和刘之双结婚的日子吧？”

“她和刘之双没给你派请柬？”

“当然给我派过请柬，不过，我今天不是要举办行为艺术展吗？份子钱已经送过去了，心意也就到了。不过，你也不能全怪刘之双……大家都是哥们儿。”

方沐优给他续了杯茶：“哥们儿？哥们儿会挖康乔墙角？”

“沐优，我们不是说好不提他们的吗？”康乔玩着打火机，“谁想陪我喝一杯？我们去酒吧好了，茶楼也太闷了。”

斯文了很久的小九站了起来：“不如去 KTV，又能喝酒又能 HAPPY。”

## 5

这家量贩 KTV 坐落在繁华的湾城中心地段，每到晚上，KTV 楼下就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车。其中不乏名车、好车，也有像康乔开的这种面包车。这辆面包车还是康乔的老爸送的，老爸换了新车，转手将面包车给了康乔。表面上是“送”，但康乔每个月得给他租金，雷打不动，拖欠个几天就要交滞纳金。

康乔是在经济开发区上班的，路途远，地铁或者公交都要转好几站。没有这破车，还真不方便；有这破车吧，明显多了开销。每个月上缴给家里伙食费、生活费，还有这租车的钱，种种费用搞得康乔囊中羞涩。



幸好康乔的老妈宠着他，偷偷将伙食费和生活费还给他，并一再嘱咐他别告诉老爸。

他并非不了解老爸，老爸也是为他好。如果不控制着康乔的银根，这个年轻人挥霍起来，也是很厉害的。勤俭过日，是老爸的美德，如此一来，做儿子的自然要继承并发扬。

不过康乔朋友多，应酬也多，有些开销是无法避免的。

比如现在，要去 KTV 消费，做东的肯定又是他。

方沐优了解康乔的经济状况，要了个小包厢，酒水之类的也尽量从简。

张艺宝看到方沐优一副要为康乔省银子的做派，暗想：康乔还真有福分，只是看形势，他还不知道这女孩对他有意思呢。

小九霸占着话筒，扭着腰肢，放开了嗓子。另外几人也不和她抢话筒，端了酒，各怀心事地喝了起来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小九唱累了，就把话筒给了方沐优。

方沐优有点醉了，傻笑着：“我不会唱……”

张艺宝说：“我陪你唱呗，唱歌还不简单，吼着来就成了。”

“那我们吼一首？”她摸着头发，醉态撩人。

他们唱了张国荣的《胭脂扣》，还是粤语版。张艺宝的粤语半生不熟，听着刺耳。倒是刚才说自己不会唱歌的方沐优，字正腔圆，难得的是，她还唱出了感情。

小九拼命叫好，康乔说：“我们沐优可是参加过选秀比赛的。”

“别哪壶不开提哪壶……”方沐优不太高兴。

康乔仰脸大笑：“导演让她演女四号，她不乐意……”

方沐优拿起酒瓶，灌了一大口：“康乔，你就知道损我！本来我想着……想着你今天不开心，这才陪你看什么行为艺术，陪你吃饭、喝茶、唱 K，你却这样损我！你知道吗？常夕和我闹翻了。我帮你说了几句话，也怪我，言辞激烈了一些，她就说我胳膊肘往外拐。你没看到婚礼上，她对我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吗？也许她说得对，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，你不值得她来爱！”

张艺宝拉着方沐优：“沐优啊……他是在开玩笑呢，你别当真，更别着急上火……”

“‘沐优’是你叫的吗？我跟你很熟吗？张艺宝，我最恨你们这些臭男人！”

“唉，我这是招谁惹谁了……”



这时，方沐优忽然双臂一挥，直倒在了沙发上，看来，她醉得不轻。康乔没说话，点了烟，对着张艺宝和小九笑。小九赶紧给方沐优叫了解酒茶，他却将茶夺过来，一口喝下。

喝完之后，他说：“让她醉着吧，醉着倒清静。”

然后，他将方沐优扶起来：“我送她回家了，你们继续玩。”

张艺宝鼓足勇气说道：“那么……你先把单给埋了……”

康乔将方沐优放到车上，看到了挂挡器边上的那束捧花——玫瑰、百合、满天星、天堂鸟、勿忘我、郁金香，它们统统被笼络在这样一束捧花里，拥挤不堪却又无可奈何。他将捧花拿起来，自言自语：“这东西能带来幸福？笑话！婚姻能带来幸福？更是笑话！”

尽管八街九陌，车流如水，接袂成帷，而康乔亦感无处可去。他想起了张宝生的话“尽管一敞开门，便能接触到外面的世界，但我已经不再习惯那些热闹”，也许他也应该找个仓库，把自己储藏起来了。

他想起了白天那场户外婚礼，繁复的婚纱掩盖了常夕的美丽，而高雅的礼服更让刘之双显得笨拙不堪——或许，婚礼倒更像一场未经构思的行为艺术。



没有任何事或任何人重要到需要你过了半夜 12 点还苦想不睡。

## 1

常夕结婚了。

她向来温婉体贴，关于康乔和她之间的变故，大多数人都将矛头指向康乔，毕竟是他始终不肯给她一场婚礼。长达五年的恋爱，已经让他们无比疲倦。她也以为他们会结婚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她总是拉着方沐优去看礼服，礼服师告诉她，婚礼上新娘至少需要三套礼服，中式的旗袍、西式的白纱、俏丽的晚装。她一件件试穿过去，在大镜子前转来转去，幻想着那场应该会到来的盛典。

礼服师问她：“婚礼定在何时？这些礼服都很紧俏的，你要早点定下来才是。”这时候，常夕才从幻觉中醒来，尴尬地说着：“快了，应该快了。”

而今，她真的结婚了，仿佛是要狠狠补偿自己，便一口气要了五套礼服。这些华丽的礼服缠绕着她的身体，她并没有感到舒心，反而有一种沉重而压抑的情绪。化妆师在她脸上施了浓墨重彩，头发被高高地拢起，抓成一个耸立的发髻，她看着圆镜里的自己，并不满意。

糟糕的是：红色的高跟鞋不合脚，还总觉得款式、颜色都不如放在橱窗里时好看；婚车在中途出了点事故，差点撞到了一个过马路的老人；小花童一直在哭，嚷嚷着要找妈妈；新郎刘之双的胸花不知道掉哪里去了，居然换上了伴郎的；户外婚礼的场地太小，草地修剪得像理坏了的头发；自助餐菜色不够多，宾客们都



像喂不饱的大马象；捧花扔到了康乔身上，弄得大家都挺难堪；天气预报说是晴好天气，没想到忽然下起一场大雨。

虽然方沐优和康乔早早离席，但没有影响婚礼的进度。然而，在面子上，常夕和刘之双都觉得过不去。因为方沐优是常夕最好的朋友，康乔也是刘之双最好的朋友，当然，这都是在她和刘之双没结婚之前。可是，在众人看来，一场完美的婚礼应该是能得到所有亲友的祝福的，何况是最好的朋友呢？就算康乔不祝福他们也就罢了，那方沐优怎么能这样呢？方沐优不是说好要陪在常夕身边，帮助她打点婚礼上的琐碎吗？末了，方沐优连当伴娘也不肯答应，来参加婚礼，居然就穿了T恤和棉裙，连妆都懒得化。看样子，她那头髻发也是好几天没洗了。

想到这些，常夕的眼圈就红了。方沐优啊，大家都能体谅我的难处，偏偏你就不肯体谅。方沐优啊，我什么事情都让着你，什么东西都肯送给你，这么多年的交情了，你却不能陪我举行完这个婚礼……

洞房设在酒店的大套房里，但闹洞房的时候，常夕已经累得不行了，却得强撑着来充当一个被耍的角色。他们要刘之双躺在床上，在他身上各个角落里放了香蕉片，找块红布蒙了常夕的眼睛，要她用嘴巴去找那些香蕉片，并叼起来吃掉。常夕也不好拒绝，毕竟闹洞房是个传统，宾客们给面子，这才陪你闹，不给面子的……比如，方沐优和康乔，早就跑掉了。

她伏在刘之双身上，开始搜寻那些该杀的香蕉片。运气还算好，找到了好几片，可能她也饿了，就吃了起来。宾客们不愿意轻饶新人，又要求他们讲述恋爱经历。刘之双变得腼腆起来了，迟迟不肯开口。常夕倒是不紧张，笑了笑：“我们吧，是自由恋爱……”

“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”有人发问了。

怎么认识的？常夕微微低着头，假睫毛让她的侧脸更生动了，但生动里却带了不可名状的忧郁和感伤。然而，她很快就从那些低落的情绪里跑了回来，她说：“我们是大学同学。”

“大学同学也不会无缘无故就恋爱的呀。似乎你们还有段故事吧，哈哈。”

有几个知道底细的宾客撇着嘴笑，其中有人说道：“你们的媒人应该是康乔吧？他好像来参加婚礼了呀，这小子，吃完抹抹嘴就走，殊不知好戏在后头呢。你们真的应该谢谢他——要我说，得在五星级酒店单独请他一桌，到时候，请我





做陪客。”

“好的，我会请的。”常夕尽量保持着泰然自若的语调，而刘之双明显感觉到她的手迅速变烫，像是火山爆发。

## 2

送走宾客，这对新人顾不得辛苦，开始清点红包。有人说，清点红包是新人最大的快乐。不知道其他人结婚时，执行到这道程序的时候是否快乐，但常夕是边清点边打盹的。粉红色的钞票，一张张从她手里滑过，她边数还边念：“1、2、3……周小平，800……1、2、3、4……柳扬，1000……”负责记账的是刘之双，他还用 Excel 做了表格，早就把宾客的姓名输入进去了，现在只消把红包的金额输进去就行了。

程序进行正顺利的时候，常夕忽然不念了，呆呆捏着两叠钞票，有几个硬币掉了下来。刘之双惊讶道：“还有加送硬币的？谁那么有创意？”

“沐优和康乔……他们送了数目一样的红包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都是 1982 块，你记下来吧……”常夕憋屈了一整天的眼泪终于溢了出来，“你看……之双……你看看，他们还都是把我们当朋友的。很早之前我开了个玩笑，我说等我结婚时，最想收到的红包是装着 1982 块的，因为我是 1982 年出生的。他们怎么还记得？沐优可是个‘月光女神’啊，不知道这个月她的银子还够不够花……我就说嘛，好朋友之间不用封红包的……”

“别哭啊，小夕，不许哭。她没钱花了，我们就借钱给她。”

“为什么要借？我要送给她。”

“好，那就送给她！”

常夕还是很激动，在房子里来回地走，还掏出手机给方沐优打电话。

“谁啦？这么晚……”

“沐优啊，我是小夕……”

“我喝醉了，头疼得很，有事明天再说……喂，不对啊，现在你应该在洞房……不会出事了吧？刘之双欺负你了吗？”

“我就知道你是关心我的，没事没事，我就是想谢谢你的红包。你要是缺钱花了，一定跟我说，好吗？其实我那就是个玩笑，你还当了真……”